



走近敦煌丛书

ZOUJIN DUNHUANG CONGSHU



主编 柴剑虹 荣新江

ZHUBIAN CHAI JIANHONG RONG XINJIANG

华戎 交 汇

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



荣新江 著

RONG XINJIANG ZHU



甘肃教育出版社

GANSU JIAOYU CHUBANSHE



走近敦煌丛书

Zoujin Dunhuang Congshu

主编 柴剑虹 荣新江

华戎交汇

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

DUNHUANG MINZU YU ZHONGXI JIAOTONG

荣新江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华戎交汇: 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荣新江著.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7.12

(走近敦煌丛书/柴剑虹, 荣新江主编)

ISBN 978-7-5423-1508-3

I. 华… II. 荣… III. 少数民族—民族文化—文化史—
史料—敦煌(历史地名) IV. K280.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256 号

策 划: 黄 强 薛英昭

责任编辑: 赵 鹏

装帧设计: 徐晋林

图片支持: 敦煌研究院等

华戎交汇

——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

荣新江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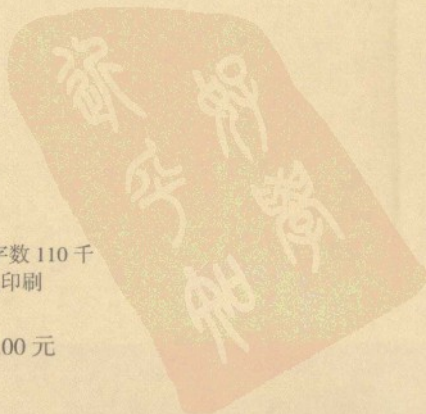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10 千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 150

ISBN 978-7-5423-1508-3 定价: 38.00 元





丝路古堡(尔冬强 摄)



走|近|敦|煌|丛|书

序

[恽琳按]我一向有一个习惯,我从不把别人用我的口气写成的文章,拿过来,签上自己的名字,据为己有。我认为这不是有道德的行为。但现在我想破一次例。我读了大概是出于柴剑虹、荣新江等学友笔下写出的“走近敦煌丛书”序,我读了几遍,觉得即使我自己动手写也不一定达到这个水平。因此我就把文章拿过来据为己有,同时又昭告天下,说这不是我写的文章。我觉得这样做,是很有道德的行为。

五年前,我曾经为甘肃教育出版社的“敦煌学研究丛书”写了一篇序言,表达了对新世纪之初我国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欣喜之情,也表示愿意继续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推出一套“走近敦煌丛书”,仍征序于我。我这个老拉拉队员当然是应该再鼓吹几句的。

先说这套丛书之名。名曰“走近”,颇有讲究。“走近”乃是“走进”的必要过程与前提条件。自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敦煌声名日隆,前往那里旅游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怀着“朝圣巡礼”之心者有了更多瞻仰敦煌的机会。但是,对于并不专门从事敦煌学与敦煌历史文化研究的人来说,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还是免不了有隔雾看花的感觉,要看懂并在心灵上真正亲近敦煌实属不易。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就是希望能通过图文并茂的内容与形式来



普及敦煌的学术文化,让读者能够与敦煌渐行渐近,相知相亲,为能真正进入这个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与文化圣殿奠定基础。

再说这套丛书的编著者。甘肃教育出版社委托柴剑虹、荣新江来主编这套书,亦属精明之举。我与他们二位熟识多年,知道他们一直热心于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的普及工作,堪当此任。二位长期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都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中坚力量,与老中青三代的众多敦煌学家又有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组稿便非难事。而且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审,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都有敦煌学的著作问世,兼有编书、教书、写书的深切体会。这套书的作者,更是以活跃在科研与教学阵地的中青年学者为主,而且几乎都是敦煌某一专业领域或课题范围的领军人物,由他们来撰写敦煌学的普及读物,引领读者走近敦煌,也是很合适的。

谈到普及读物,我还要发点感慨:写好、出好一本普及读物,其难度是一点也不亚于那些高深的学术专著的。内容要准确,材料要翔实,语言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还要有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的本领。像这套丛书,配了许多图片,当然还要求图与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些说来容易、看似轻松的特点,对我们的作者和出版社却是相当严峻的挑战。好在甘肃教育出版社有这方面的经验与优势,可能也不乏“成功之母”的教训;主编之一的柴剑虹又曾长期负责编辑倡导“大专家写小文章”的《文史知识》杂志,并且承担了丛书中一本书的写作任务,应该也会以自己的见解、感受与文字去与其他作者切磋、推敲。两者结合起来,一道应对挑战,为宣传与普及敦煌学知识积累经验,我以为也是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之一。

2007年11月20日

引言

今日的敦煌,是一座旅游名城,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当你走近敦煌,不仅仅要看鸣沙山、月牙泉、雅丹地貌这些自然景观。也要沿着汉代的长城,去看看耸立两千多年的玉门关;还要走过炽热的戈壁,探访宕泉潺潺流水旁的莫高窟,去观摩那些形象地叙述着敦煌佛教历史、艺术、风俗……的斑驳壁画。

我们还要透过这本小书,带着你们进入藏经洞,去翻检那些从这里被拿到世界各地的敦煌文书,看看里面记载的古代敦煌这块土地上活跃过的月氏人、匈奴人、汉人、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于阗人……有骑马射猎的,也有农耕定居的。

我们还会带着你们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与东往西去的各国使者、商人、僧侣、士兵诸色人等,一一交谈,了解汉代的张骞怎样西行寻找月氏;粟特商人怎样把香料、药材、金银器皿、珍禽异兽、乐舞胡姬运输到敦煌,再转售到长安;还有“安史之乱”以后,中原的僧人仍然不断地前往西天取经,而印度、中亚的胡僧也络绎不绝地奔赴长安、洛阳,和后来宋朝的都城汴梁。

历史上的敦煌,是多民族活跃的舞台,是东西交通的枢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经孔道。

敦煌得天独厚地保存下来如此精美和丰富的石窟、壁画、雕像,又如此神奇地在一百多年前开启了一个藏经洞,里面装满了大约五万写本经卷、文书,以及绢纸绘画,这些图像、文本告诉了我们漫长的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历史,让我们饱餐了精湛的各种风格的艺术作品,让我们阅读了异彩纷呈的多民族的多元文化。





走近敦煌,不仅仅是走近了地理概念上的敦煌,而是让我们接近了一个展现敦煌多民族生活的画卷,让我们近距离触摸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动。

透过敦煌的历史画卷,我们看到的是更为广阔的中外文化景观,看到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不能脱离彼此联系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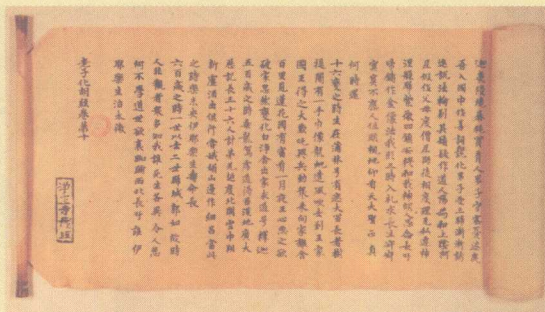
目 录

引言	1
月氏——古老敦煌的白种人	1
从第 323 窟张骞通西域壁画谈起	1
为什么去找月氏人	3
张骞“凿空”与河西归汉	7
敦煌的月氏人——古代中国的白种人	9
“禹氏边山之玉”	13



玉门关与悬泉置——汉代的关城和客栈	17
列四郡 据两关	17
丝绸之路	20
悬泉置与汉代驿道	22
天马与升仙	28
丝绸——经由敦煌的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	33
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35
佛教东来——敦煌的佛教都市空间	37
大月氏人口授浮图经	37





贵霜早期的“藏经洞”——敦煌佛教的曙光	42
“敦煌菩萨”竺法护	48
西行求法运动与莫高窟的开凿	51
凉州模式	54
从平城、洛阳到敦煌	56
隋唐的佛教都市与东西交通	59
粟特商胡与敦煌的胡人聚落	65
从粟特文古信札谈起	65
商队与萨保	67
胡人聚落	73
祆神与祆祠	77
敦煌市场与粟特商人的贸易网络	81
吐蕃统治敦煌与藏文化的贡献	86
“寻盟而降”与“勿徙他境”	86
从昙旷到法成	88
禅宗入藏	92
飞鸟使与吐蕃时期的中西交通	94
归义军时期的丝绸之路	99
沙州张、曹两氏归义军政权	99





悟真的长安之行与唐朝复兴佛法运动	105
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	109
往来敦煌地区的求法僧人	113
藏经洞中的多元文化色彩	119
回鹘与敦煌	121
从西迁到建国	121
甘州回鹘的创立	124
甘州回鹘与瓜沙州曹氏	129
西州、敦煌间的使者往来与变文讲唱	136
于阗与沙州	144
大宝于阗国	144
从德太子在敦煌	148
白玉、瑞像与佛典——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交流	155
结束语	166
图版目录	167
参考文献	172



月氏——古老敦煌的白种人

从第 323 窟张骞通西域壁画谈起

来到莫高窟参观的人,不应当错过北段下层的第 323 窟。这是一个有前后室的中型洞窟,前室和通向后室甬道内的壁画,都是西夏时重绘过的;后室正壁(西壁)方形龕中的坐佛塑像,应当是后代改制的,但塑像后面的壁画和其他三个壁面的图像一样,都是初唐或盛唐早期绘制上去的。东壁门两侧,画的是一组表现僧人宁肯舍身也要严守戒律的图画。南北两壁的下部,各自画一排七尊等身高的菩萨立像;上部绘制的壁画,一般叫作“佛教史迹画”或“感应故事画”。最值得注目的是这些“佛教史迹画”,因为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传说或故事,如“张骞出使西域”、“佛图澄洗肠”、“石佛浮江”等,都集中表现在这两排像是展开的卷轴一样的画面上,这是敦煌石窟壁画中独一无二的佳作。

这一组“佛教史迹画”共描绘了八个故事,每个故事由几个画面组成。从北壁西头开始,到南壁东尾结束,依内容来讲,从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到隋代的“昙延法师故事”,整个图像大体上是按照历史事件的先后展开,敦煌的僧人用绘画的手法描述了他们所理解的唐朝以前的佛教历史。

这里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像,可能是我们在有关丝绸之路、中外关系的书籍中最常见到的形象,其实,这是唐朝僧人所描述的张骞故事,我们不妨先看看他们是怎样说的。

“张骞出使西域”的画面由四幅图像组成(图 1),用山峦把故事情节分开。右半上方的画面上部,是甘泉宫,里面站立着两个金像,下面画汉武帝执香炉跪拜金像,周边有六个人持笏侍立。旁边的榜题上书写着:“汉武帝将其部众讨匈奴,并获得二金[人],长丈余,列



图1 莫高窟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

之于甘泉宫，帝为大神，常行拜谒时。”是说这两个身長过丈的金人是汉武帝讨伐匈奴时所得，供奉在甘泉宫，时常礼拜。画面的整个下部，绘张骞持笏跪在地上，向前面骑在马上的汉武帝辞别，身后有三个随从手持高高的旌节，后面一人正在照看着驮有包裹的几匹马。张骞和汉武帝之间的榜题上写着：“前汉中，帝既获金人，莫知名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国，访问名号时。”这是说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汉武帝派他到大夏国(Bactria)，问所得金人的名号。画面转到左半的中上部，由下到上，先绘三人匆匆而行，其上再绘同样的三人匆匆而行，都是一人合掌在前，两人持节随后，前一组形体大于后一组，表明是同样的三人，只是越走越远而已，使画面极富立体



感。最后在画面的左上角,绘一西域风格的城池,城内有房舍和佛塔,城门外站立着两位穿袈裟的僧人,正在迎接使者的到来。观众到此就一定会恍然大悟,为什么甘泉宫里那两个金人和我们在莫高窟中所见到的佛像一个模样,原来这个故事想要说的是:汉武帝打败匈奴后所获得的两个金人,其实就是佛陀,但汉武帝并不知道,所以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西域的大夏国打听佛的名号。也就是说,在唐朝的佛教徒眼里,中国佛教的历史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

这是一个多么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个多么彻头彻尾的佛教传说。

“张骞出使西域”的真实历史,早在这个故事绘制以前大约八百年的汉武帝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清楚地记载在他的《史记》当中了。到了东汉初年,另一位历史学家班固,利用西汉的文书档案,在他所著的《汉书》中又有一些补充。根据《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汉朝建立后,一直受到北方游牧强国匈奴的侵扰,到了汉武帝继位后,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富强起来,汉武帝决定反击匈奴。为了打击匈奴在西方的势力,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与匈奴有着深仇大恨的大月氏人,希望他们能够“断匈奴右臂”,所以张骞出使的目的地,不是壁画中的大夏,而是大月氏。张骞历尽千难万险,没有请来大月氏的兵,在前126年回到长安,带回来占领河西的匈奴人的虚实消息,于是汉武帝在前121年派将军霍去病率军越过祁连山,进攻河西走廊。控制河西西部的匈奴浑邪王杀掉占领河西东部的匈奴休屠王,率众四万余人投降汉朝,霍去病获得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并献给汉武帝。事实上,汉武帝甘泉宫里的金人是张骞出使西域后才从被杀的休屠王那里获得的,而壁画上却本末倒置,把张骞的出使西域说成是为了打听汉武帝所得金人的名号,极力想把它和佛教扯在一起。

敦煌第323窟壁画上的“佛教史迹画”固然不是真实的历史,揭开这幅“张骞出使西域”图像的真实场景,我们就能够得知敦煌在中国历史上最初的脉动。

为什么去找月氏人

按照真实的历史记载,张骞既然去的不是大夏,而是大月氏,那么,张骞为什么要去找月氏人呢?



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情况的《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实际上都是以前 126 年张骞回到长安后所写的出使西域的报告为蓝本的，在这里，我们首次读到“敦煌”这个名字：

《史记》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汉书》的说法大体相同：“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

都是说大月氏原本的居住地是敦煌、祁连之间(图 2)。这个“敦煌”的地名，所指应当是以后来汉朝所立的敦煌郡为中心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祁连”则指走廊南部的祁连山一带。据张骞的报告，与月氏一起居住在敦煌、祁连之间的，还有另一个强大的部族——乌孙。

“月氏”原本也叫作“禺氏”，古代的发音是一样的。先秦的典籍《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四方诸国向周王朝供奉的贡物有“禺氏骏”，《管子·轻重篇》也提到“禺氏边山之玉”，虽然这些典籍的最后写定时间可能已经到了汉代，但所反映的情况应当是先秦时期中原人对月氏的认识，加之张骞的记载，保守地说，月氏人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在敦煌、祁连之间游牧了。从汉代及汉代以后有关月氏的记录可以知道，月氏人的分布要比张骞的记录更为广阔，向东可能到达河西走廊



图 2 今日的祁连山



东部和陇右地区,向西大概进入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天山东部地区,他们是西北地区最为强大的民族,便习弓马,兼并诸戎(图 3a-b)。

大约在相当于中原的秦王朝的时候(前 221—前 206 年),月氏的势力日益强盛,就连蒙古高原强悍民族的匈奴,其首领头曼单于也要把自己的儿子冒顿送到月氏那里去当人质,险些被月氏杀掉。冒顿盗了一匹好马,逃归匈奴,才免得一死,后来杀了头曼,自立为单于。秦汉之际,月氏人打败了同在河西走廊西部地区游牧的乌孙人,迫使乌孙西迁到天山以北地区,乌孙于是依附于新立的匈奴冒顿单于。

匈奴在新的首领冒顿单于的率领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力量积累,



图 3a 甘肃出土表现游牧民族艺术的青铜透雕双马咬斗饰牌



图 3b 甘肃出土表现游牧民族艺术的青铜镂空双驼饰牌



逐渐强大起来。他们先是打败了东边的强邻东胡,又乘秦汉交替之际中原群雄争战的机会,夺得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大约在前174年之前不久,匈奴右贤王进攻月氏,将其主力击溃,迫使月氏人大举西迁,月氏人原本的领地成为匈奴控制的地区,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区归于匈奴浑邪王统治,东部则由匈奴休屠王驻守。随后,匈奴又向南吞并楼烦王、白羊王和河南王的领地,还进一步向西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绿洲王国,成为继月氏以后从中原北方直到西域广阔地域的新霸主。

从《史记》开始,把被匈奴击溃的月氏部族联盟的主体,叫作“大月氏”;而把留下不能跟从大队人马走的月氏人称作“小月氏”。大月氏放弃河西走廊优良的牧场,向西北迁徙到天山山脉北面的伊犁河和楚河流域,击走当地的塞王,占据了塞种人(Saka)的居地。但为时不久,大约在前130年,乌孙在匈奴的支持下,向西击败大月氏,占领伊犁河、楚河流域。大月氏人再次被迫向西迁徙,经费尔干纳(Ferghana,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盆地,占据了阿姆河(Amu Darya)两岸原大夏(Bactria)的领土。

再回来看东边的情形。经过秦末的战乱,前206年新建立的汉王朝,经济凋敝,国力不强。前200年,汉高祖曾发兵征匈奴,结果在平城(今大同市东北)的白登山北被匈奴四十万骑兵团团围住,七天七夜不得解脱,最后用陈平计,贿赂单于的阏氏(王后),才得解围。于是汉朝为了避免受匈奴的侵扰,采用和亲的方法,把汉地的公主嫁给单于,汉匈约为兄弟,汉朝每年还要赠送絮缯酒米等物品给匈奴。这种方式的确换取了匈奴较少寇边,但也没有完全杜绝匈奴的侵袭。文帝、景帝利用这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增长,国力也得以增强。

到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后,汉朝的府库有了盈余,马匹众多,百姓也家给人足,拥有了强大的实力。于是,汉武帝开始筹划反击匈奴。正在此时,有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告诉武帝说,匈奴击破月氏王时,曾用月氏王的头颅制成炊器,月氏虽然逃遁,但怨恨匈奴,只是没有找到盟友一起攻击匈奴。武帝听到这个消息,正中下怀,所以招募敢于经过匈奴领地而通使月氏的人,于是,汉中人张骞应募。前138年,张骞率领一百余人的使团从长安(今西安)出发,向西北行,去伊犁河、楚河流域寻找大月氏。